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新石頭記 第八回 閑品茗縱談天足 論禁獵驚及地反

卻說玉玉迎了伯惠進來，與薛蟠相見，各各歸坐。彼此寒暄已畢，薛蟠說起昨日酒醉之後，把所做的事，全都忘了。寶玉道：「你結識柏耀耀時，須不曾醉。」薛蟠道：「好兄弟，算了罷，我以後遠他點便是了。你說的牝也了。」伯惠道：「其實這崇拜外人的人，上海遍地都是。這個還好，還有許多仗外人的勢力，欺壓自己中國人的呢！」薛蟠對寶玉拍手道：「是不是呢？」這個還算好的。你要愾氣，只怕愾不了許多呢！」寶玉道：「那麼，你就跟著他們享！」薛蟠道：「雖不必跟他們享，也犯不著和他們愾氣。」寶玉正要答話，只見焙茗帶了一人進來。原來是薛蟠昨夜交代的馬夫，說是車子已經來了。薛蟠道：「好呀！今兒是禮拜六，咱們跑馬車去逛張園。」伯惠道：「早知你有了馬車，我就不僱了。我也是馬車來的。因為你前托我找房子，今日打聽得跑馬場外，有一所洋房，特地約你去看看，可合式不合式。」薛蟠要拉寶玉同去，伯惠也說到頭散散悶的好。於是三人一起出門，薛蟠和寶玉坐了一輛車，伯惠也上了車。馬夫加上一鞭，轉出大馬路，向泥城橋而去。不一惠到了，伯惠先找管房子的人，要了鑰匙開門。三人同進去看了一遍，原來兩間洋房，院子裡是一片青草。薛蟠便問寶玉：「這房子可好？你如果合式，咱們一起搬了來，住他幾時。」寶玉道：「你要住房子，如何起我來，我可不要住這個。我就要動身的，搬來搬去，做什麼呢？」薛蟠道：「你只說房子好不好？」寶玉道：「乾淨是天淨的，也還軒敞。只是我看去總有些不妥當，我可說不出他之所以然之故。」伯惠道：「住慣中國房不的人，看了外國房子格式不同，自然總有點不慣的樣子。」薛蟠忽然嚷道：「不好了，餓了。奇怪，怎麼一餓就餓的這麼不得了，咱們找東西吃去。」伯惠道：「想是午飯吃的過早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他今日早飯還沒吃呢。你來的時候，他才起來。」說話時，薛蟠已拉了寶玉，讓了伯惠出來。上了車，便叫到張園。

不一惠到了，在大洋房門口停車。三人下車入門，揀了坐位，薛蟠便嚷著要點心。什麼炒麵、水餃子、龍吞虎嚼的大吃起來。吃罷，伸了伸腰，說道：「這才有點意思了。才剛餓的腿也軟了，真是奇事。」寶玉、伯惠相視而笑。薛蟠便站起來，逛了開去。

這才寶玉和伯惠談天。慢慢的說到方才看的房子，寶玉道：「確是奇怪，那房子看著很好，然而我却覺著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，又說他不出來，真是怪事。」伯惠道：「這不過因為他格式不同罷了。」寶玉道：「是呀！他進門就見樓梯，這個位置的先不對。」伯惠道：「洋房不都是這個樣子，這個不過是就地方起造的罷了。然而依我看來，總還是洋房的好。別的不說，言一層平頂先好。中國房子抬起頭的？」伯惠道：「說出來毫無道理，不過釘上些碎皮片，塗上些紙筋灰罷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這麼說來，還是咱們北邊的好。咱們北邊也有這個，不過是用高粱桿子做成格子，釘在上頭，再糊上紙罷了。糊的是銀花白紙，一年一換，就年年都是簇新的了。」伯惠道：「只怕沒有這個牢靠。」寶玉道：「要他牢靠做什麼？」還有一層呢，像北邊的做法，房子要漏了，什麼地方漏，就知道了，可以就收拾什麼地方。照洋房的做，房子倘是漏了，所漏的雨水，在那平頂上流開，不知流到什麼地方才滲出來。你就要收拾，還不知漏的在什麼地方！」伯惠點頭笑道：「巧你想到這一層。」

一面說著話時，外面來的人也逐漸多了。男的、女的、老的、少的，笑語雜沓。忽聽得後面一陣笑聲，寶玉回頭看時，見薛蟠一手攬了一個妓女，說笑而來，對寶玉道：「這是你昨兒的相好。你賭氣先走了，害我代你招呼。今還了你，我可不管了。」寶玉紅了臉不作聲。薛蟠便和那兩個妓女，在旁邊一個桌子上坐下，泡上了茶。一個小丫頭便來和寶玉裝煙，寶玉去搖頭說不吃，那小丫頭自去了。

不一惠，那兩個妓女呼姨喚妹的撇下薛蟠自去，薛蟠過來問寶玉道：「這兩佔你看誰好？」寶玉道：「好不好且別管，為甚他們都裡了小腳，看著怪噁心的，你怎親近得了他。」薛蟠未及答話，伯惠先笑道：「又是一位講天足的。」寶玉道：「怎麼叫做天足？」伯惠道：「前三四年，有一班志士，在海創立一個不纏足惠，泅女子不要纏足。後來因為戊戌政變，治黨人，這惠就散了。後來又來了一位國女士，創了一個『天足惠』，也是染人不纏足的。取不纏足是天然之意，所以叫做天足。」薛蟠道：「據我看來，那裡腳的叫天足才對。」伯惠訝問：「何故？」薛蟠道：「我記得一句什麼書，叫做什麼天步難。你想天足不是裡了的，何至於步履難呢？」寶玉道：「真奇怪得狠，怎麼你說出這麼一句雅諺來？」薛蟠道：「這有什麼稀奇！你知道『洞房花燭慵起』，也是我說的酒令呢。」寶玉對作惠道：「我這兩天狠看了些書，今兒早起，還看見一篇不纏足惠的章程，還有好幾篇序論。說的話本來不錯，然而據我看來，還是單面文章，並且陳義太高，似乎還不是時候。他指說纏足是殘忍，自然不錯，但只就女子一面勸導，未嘗及男子，這就未免說得一面。而且開口便說什麼女子為國民之母，非男子之玩具；又說什麼男女平權，女子宜求自立。這些話我都不敢說他錯，只是說的太早了。這個裡腳的惡習，也不知相沿了幾千年，以女子為玩具，已成中國男子的天性，那女子也久安于為玩具的了。如今要免去這殘忍惡習，何不于勸法。你想我們大腳的人。尚且要天天洗，或況把他裡小了。緊緊的裡上了幾十層布，外面看著，雖是纖纖的，那裡面不知臭的，有戎麼玩頭呢？既然弄了個玩具來，卻是徒有其表，裡面是臭的，有什麼玩頭呢這句話要說穿了，只怕大家也可以恍然大悟。譬如頑的一個翡翠鼻煙壺，壺裡面自然裝的是糞東西，別說是把玩，只怕看也沒人要看的了。千嬌百媚的女子，底下卻裡一雙臭腳。與這個有甚分別。何況那裡腳的非止是臭。裡的那個樣兒，一定是難看不堪的。就是他裝飾起來，穿了尖尖的鞋子。我看得就同盤屈古樹一般，全無天趣。把這一番話去勸導男子，等男子信了，自然壓惡裡腳。他去求玩具時，自然又換了一副眼睛。那些女子裡腳，不過是甘為玩具，取悅男子。今見男子不要了，他自然也就不裡了。此說出去，那殘忍行為可望慢慢的豁免起來。然後一面舉辦女學，等那些女子有了學問，自然不教他，他也要圖自立的了。此刻那殘忍之事，還沒有除去，忽然先就教他平權自立起來，譬如一個人病倒牀上，還不曾扶起來，卻先教他跑，怎麼辦得到呢？下事，最怕是不辦又怕辦的太驟。」伯惠點頭道：「尊論是看見近日辦事的人，也覺得太過躡等，倒反好像沒了頭緒，往往誤事，未嘗不在此。」寶玉道：「這不叫誤事，競是憤事。」薛蟠驀地裡拍手大笑道：「從前人家多讀兩句書，你就說人家『祿蠹』。你此迄居然談起這些經濟來，是祿什麼呢？是什麼蠹呢？」寶玉道：「彼一時，此一時也。」伯惠道：「這才是士三日不見，當刮目相待呢！」

說話時，那大洋房內，已是遊人如織。寶玉有點壓煩，便催著要走。薛蟠惠過了茶鈔，一同起身，在廊外繞了一遍，便上車，薛叫放到愚園。三人同進去逛了一逛，也不曾泡，茶便上車回去，仍舊是寶玉和薛蟠同車。在馬路上繞了兩遍，寶玉道：「這趕的不要是迷了路，怎麼跑來跑去，只這兩條道上？」薛蟠道：「這叫做圈子，上海的風氣是這樣。」寶玉道：「這趕車的不要是迷了路，怎麼跑來跑去，只在這兩條道上？」薛蟠道：「依你麼說起來，上海無謂的事多狠呢。此刻客寸裡的飯，早開過了，咱們還是吃大菜去罷。」寶玉道：「這又何苦盡著鬧呢，回去罷。」薛蟠不由分說，叫馬夫放到「一家春」去。

三人下車登樓，此時早是上燈時候，薛蟠一面叫點菜，一面又要叫局。寶玉道：「這個使不得！你要是這樣，我可先走了。」薛蟠道：「這又何苦，我真不懂，你為什麼就變成一個老古板脾氣？」寶玉道：「不是我古板，因為才剛在那茶館裡說起腳來，我看見了那一雙纖纖的小腳，不由的就要想到他那幾十層布裡面的藏勁來，你叫了這些人來是害我噁心。」薛蟠道：「不叫，我叫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叫了，我也要看見的。算了罷！明日你再來，別約我，憑你叫去。」薛蟠笑道：「你要在上海久了，只怕要給娘姨大姐軋餅頭的。」寶玉不懂這句話，沒做理惠。只看著伯惠點菜。

伯惠恰好寫了一樣竹雞，旁邊站著的細崽回道：「竹雞沒有了，禁了獵了。」伯惠道：「我記得二十才交春分，悉麼就禁了獵呢？並且新聞紙上也沒有看見過告白。」細崽道：「不曉得。實在是禁了獵百是，也也不知道。不過這兩天送野味的沒有送得來，我這麼猜度罷了。」伯惠就改寫了一樣，寫畢交拿去。寶玉問道：「怎麼獵也禁起來？不奇怪。」伯惠道：「這個外國人的規矩，春分以後，秋分以前，禁止打獵。因為這個時候，正當孽生，恐怕打了其母，連子也沒了的意思。倒是長久之計。」寶玉道：「洋場上還有獵場麼？」伯惠道：「沒有，打獵的都到內地鄉裡去。」寶玉道：「然則咱們內地也為他禁今所及麼？」伯惠道：

「禁令是不及，他不過在洋場上禁買野味，自然人家不獵了。因為這些野味，都是外國人吃的多，他禁了買，沒有人吃，自然人家不禁自禁了。」薛蟠道：「你不要說內地裡頭外國人禁令所不及，我看來要及快了。前天我看見了洋務局的李委員，他各我說，有五六百畝地，統共有十來張方單，都是寶山縣川沙子的地皮，都賣給了外國人，要轉道契呢！」寶玉聞言，不覺吃了一驚。

不知他驚的什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